

尚書正義

八

尚書注疏卷第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泰誓上第一

泰誓中第二

泰誓下第三

收誓第四

武成第五

泰誓上第一

周書

孔氏傳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局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

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上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作

泰誓三篇

渡津乃作

**疏**

惟十至三篇王受命十有一年

正義曰惟文

既畢舉兵伐殷以上諸侯伐紂之心雖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眾史敘其事作泰誓三篇傳周自至示弱正

義曰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  
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  
適稱文王享國五十年則嗣位至卒非徒九年  
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  
卒至此年為十一年也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  
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  
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  
九年而文王卒至此十一年武王居父之喪三  
年服畢也案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  
鎬召太子發作文傳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  
如暮春即崩武王服喪至十一年三月大祥至  
四月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觀兵也知此  
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  
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  
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

尚十

二

毛

即位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  
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終  
文王年者為其卒父業故也緯候之書言受命  
者謂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命人  
主其言起於漢哀平之世經典無文焉孔時未  
有此說咸有一德傳云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  
此傳云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是孔解受命  
皆以人事為言無瑞應也史記亦以斷虞芮之  
訟為受命元年但彼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不  
得與孔同耳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故九年  
文王卒至此三年服畢此經武王追陳前事云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是十一  
年伐殷者止為觀兵孟津以上諸侯伐紂之心  
口于商知亦至孟津也傳十三年至伐紂  
正義曰以一月戊午乃是作誓月日經言三  
年春大會于孟津又云戊午次于河朔知此一

月戊午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序不別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觀兵至而即還略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止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戊午是二十八日以曆推而知之據經亦有其驗漢書律曆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成篇說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則壬辰近朔而非朔是為月二日也二日壬辰則此月辛卯朔矣以次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不言正月而言一月者以武成經言一月故此序同之武成所以稱一月者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然則改正治歷必自武王始矣武王以殷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既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為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為周之正月改正正在後不可追名為正月以其實是周之一月也

尚十

三

集

史以一月名之顧氏以為古史質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不與春秋正月同義或然也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鄭玄依而用之言文王生稱王已改正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豈得殷紂尚在而稱周王哉若文王身自稱王已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得云大勳未集欲卒父業也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大王亶父王季盟文王昌是追為王何以得為文王身稱王已改正朔也春秋王正月謂周正月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為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為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尉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為王是後人追為之辭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傳渡津乃作 正義曰

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是孟地置津謂之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秦誓知二篇皆渡津乃作也然則中篇獨言戊午次于河朔者三篇皆河北乃作分爲三篇耳上篇未次時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則明日乃作言時厥明各爲首引故文不同耳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秦誓矣後得僞秦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秦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鵠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秦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秦誓曰朕夢協朕上襲于床祥戎商必克孟子引秦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秦誓曰獨夫受禮記引秦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秦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秦誓而不在秦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秦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婁勣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僞秦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顯集注尚書於僞秦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顯何由爲此言梁上兼而存之言本有兩秦誓古文秦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爲尚書今文秦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此非辭也彼僞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下

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  
中退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為篇

也泰誓大會以**疏**傳大會以誓衆正義曰經云

大會以誓衆也王肅云武王以大道誓衆肅解彼  
偽文故說謬耳湯誓指湯為名此不言武誓而別立

名者以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見大會也  
牧誓舉戰地時史意也顧氏以為泰者大之極也

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  
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也**惟十有三年**

**春大會于孟津**三分二諸侯及諸**疏**惟十至孟津

三篇俱是孟津之上大告諸國之君而發首異者  
此見大會誓衆故言大會于孟津中篇徇師而誓

故言以師畢會下篇王更徇師故言大巡六師皆  
史官觀事而為作端緒耳傳三分至孟春正義

曰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中篇言羣后以師畢  
會則周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豳黎

微盧彭濮人知此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  
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

子之月也知者案三統曆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  
師至二月甲子成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

月建子之月也**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

**聽誓**冢大御治也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疏**傳

大至聽誓正義曰冢大釋詁文侍御是治理之

也牧誓傳曰言志同滅紂今摠呼國君皆為大君  
尊之也下及治事衆士謂國君以外卿大夫及士

諸掌事者大小無不皆明聽  
誓自士以上皆摠戒之也**惟天地萬物父母惟**

人萬物之靈

生之謂父母靈神也疏傳生之至為

萬物皆天地生之故謂天地為父母也老子云神  
得一以靈靈神是一故靈為神也禮運云人者天  
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  
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  
性人為貴此經之意天地是萬物之父母言天地  
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靈言其尤宜長  
養也紂違天地之心而殘害人物賈聰明作元  
故言此以數之與下句為首引也

后元后作民父母

人誠聰明則為大君而為眾民父母今商王受

弗斫上天降災下民沈酒冒色敢行暴虐

沈酒嗜酒

冒亂女色敢行疏傳沈酒至無辜正義曰人  
酷暴虐殺無辜疏被酒困若沈於水酒變其色

酒然齊同故沈酒為嗜酒之狀冒訓貪也亂世  
色荒也酷解經之暴殺解經之虐皆果敢為之  
案說文云酷酒厚味也酒味之厚必嚴罪人以  
烈人之暴虐與酒嚴烈同故謂之酷

族官人以世

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

以政疏傳一人至政亂正義曰秦政酷虐有  
亂疏三族之刑謂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

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以族故以三族解之  
父母前世也兄弟及妻當世也子孫後世也一  
人有罪刑及三族言淫濫也古者且有大功乃  
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  
已濫受寵子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  
官人以世惟當用其子耳而傳兼言兄者以紂  
為惡或當因兄用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  
弟故以兄協句耳

殘害于爾萬姓

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

民財力

**疏**

傳土高至奢麗

正義曰釋宮云宮

為奢麗謂之室室謂之宮李巡曰所以古今

通語明實同而兩名此傳不解宮室義當然也

釋宮又云闡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

積土為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

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

郭璞曰榭即今之堂堦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

歇前無室今之廳是也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

陂澤障也障澤之水使不流溢謂之陂停水不

流謂之池侈亦奢也謂衣服采飾過於制度言

匱竭民之財力為奢麗也顧氏亦云華侈服飾

二劉以為宮室之上而加侈服據孔傳云服飾

過制即謂人之服飾二劉之說非也殷本紀云

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牧

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聚野獸

飛鳥置其中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懸肉

為林使男女僕相逐其間

說紂奢侈之事書傳多矣

**焚炙忠良剗剔孕**

婦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

疏傳忠良至暴虐

正義曰焚炙俱燒

也剗剔謂割剝也說文云剗剗也今人去肉至

骨謂之剔去是剔亦剗之義也武王以此數紂

之惡必有忠良被炙孕婦被剗不知其姓名為

誰也殷本紀云紂為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

己以為罰輕紂欲重刑乃為熨斗以火燒之然

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為銅柱以

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

跌墜入中紂與妲己以為大樂名曰炮烙之刑

是紂焚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

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

尚十



王世紀亦云然謚又云糾割比于皇天震怒命

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為割剔孕婦也

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言天怒糾之惡命文王勅行天罰功業未

成而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父業未就

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糾政之惟受罔有悛心乃夷

善惡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

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悛改也言糾縱惡無改心

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疏傳悛改至之甚正義曰

神宗廟之祀慢之甚疏左傳稱長惡不悛悛是退

前創改之義故為改也觀政于商計當恐怖言糾

縱惡無改悔之心平居無故不事神祇是糾之大

惡上帝舉其尊者謂諸神悉皆不事故傳言百

以該之不事亦是不祀別言遺厥先宗廟弗祀遺

棄祖父言其犧牲盜盛既于凶盜凶人盡盜食

慢之甚也

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糾言吾所以有北民有天

能止其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政之

慢心為立師以教之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當能助天寵安天下有罪

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越遠也言己志欲為民除惡是與否不敢

**疏**

言天祐至厥志正義曰已上數糾之罪此

志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

害故命我為之君上使臨政之為之師保使教誨

之為人君為人師者天意如此不可違天我今惟

其當能佑助上天寵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難

今紂暴虐無君師之道故今我往伐之不知伐罪

之事為有罪也。為無罪也。不問有罪無罪。志在伐我。何敢有遠其本志而不伐之。傳言天至教之。

正義曰。眾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天意。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也。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君既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君與民為師。非為別置師也。傳當能至天下。

正義曰。天愛下民。為立君。立師者。當能佑助天意。寵安天下。不奪民之財力。不變非理。刑殺是助天

寵愛民也。傳越遠至其志。正義曰。越者。踰越。超遠之義。故為遠也。武王伐紂。內實為民除害。外

則以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已志。欲為民除害。無問是之與否。不敢遠其志。言已本志。欲伐

何敢遠本志。捨而不伐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鈞則有德者。德鈞則

秉義者。強揆度。疏傳力鈞至可見。正義曰。德者。優劣勝負可見。疏得也。自得於心。義者宜也。動令

事宜。但德在於身故。言有德義施於行。故言秉德。武王志在養民。動為除害。有君人之明德。執利以

之大義。與紂無者。為敵。雖未交兵。揆度優劣。勝負可見。示以必勝之道。令士眾勉力而戰也。受

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人執異心。不和諧。予有臣三千。惟

一心。三千一心。言同欲。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

天。厥罪惟鈞。紂之為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為逆天。與紂同罪。

**疏**傳紂之至同罪。正義曰。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一。以貫之。其惡貫已滿矣。物極則反。天

下欲畢其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天之命。無恤民之心。是我與紂同罪矣。猶如律

故縱者。與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同罪也。

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然社

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疏**傳祭祀

正義曰釋天引詩云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即云

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

炎曰宜求見福祐也是祭社日宜冢訓大也社是

土神故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大社也受命文

考是告廟以行故為告文王廟也王制云天子將

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禩此受命文考即是造

乎禩也王制以神尊卑為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禩

此以廟是已親若言家內私議然後告天故先言

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舜典類于上帝傳云

告天及五帝此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紂是

天之意故用汝衆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

致天罰於紂也尚十

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游陳仁

穢惡除則時哉弗可失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

四海長清秦誓中第二 周書 孔氏傳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疏**

傳次止至之北正義曰次是止舍之名穀梁傳

亦云次止也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師以戊

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

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止舍而先誓之此次

于河朔者是既誓而止於河之北也莊三年左傳

例云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此次直

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何則商郊去河

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親紂相去纔六日宜是

今日次訖又誓明日誓訖即  
行不容三日止于河旁也  
羣后以師畢會諸

盡會次也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

言徇循也武王在西故稱西土**疏**傳徇循至西土正義曰說

行之意故以徇為循也下篇大巡六師義亦然也此誓摠戒眾軍武王國在西徧此師皆從西而來

故稱西土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

惟日不足言言人竭日以為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今商王受力行

無度行無法度竭日播棄黎老昵比罪人之者

稱犁老布棄不禮劬昵近疏傳鮐背至小人義曰釋詁云鮐背者

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尚十

去壽也舍人曰鮐背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脊如魚也孫炎曰耆面凍犁色似浮垢也然則老人背

皮似鮐面色似黎故鮐背之耆稱黎去傳以播為布布者徧也言徧棄之不禮劬也昵近釋詁文孫

炎曰昵親近也牧誓數紂之罪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知紂所親近罪人謂天下

逋逃之小人也淫酗肆虐日下化之過酤縱虐以酒成惡

小人也疏傳過酤至罪同正義曰酤是酒怒淫酤共文則淫非女色故以淫為過言飲酒過多也肆是

放縱之意酒過則酤縱情為虐以酒成此暴虐之惡臣下化而為之由紂惡而臣亦惡言君臣之罪

也同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

聞臣下朋黨自為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顛呼也民皆呼天告冤無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

罪惡 **疏** 朋家至彰聞 正義曰小人好忿天性之常

前入並作仇敵脅上權命以相滅亡無罪之人怨

嗟呼天紂之穢惡之德彰聞天地言其罪惡深也

傳臣下至惡深 正義曰脅上謂紂既昏迷朝

無綱紀姦宄之臣脅於在下假用在上之權命脅

之更相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言君天下者當

誅滅也 奉天以愛民 有

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 桀不能順天疏毒虐

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言天助湯命惟受

罪浮于桀 過 **疏** 傳浮過 正義曰物在水上謂

罪已大紂又過之言紂惡之甚故下句說其過

之狀案夏本紀及帝王世紀云諸侯叛桀關龍逢

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諫桀桀曰天之有口如

吾之有民曰云吾乃云矣是桀亦賊虐諫輔謂

有天命而云過於桀者本紀云紂剖比干觀其

心桀殺龍逢無剖心之事又桀惟比之於日紂乃

詐命於天又紂有炮烙之刑又有剝胎斮

脛之事而桀皆無之是紂罪過於桀也 **剝喪元**

良賊虐諫輔 剝傷害也賊殺也元善之長 **疏** 傳剝

殺之 正義曰說文云剝裂也一曰剝割也裂與

割俱是傷害之義也殺人謂之賊故賊為殺也元

者善之長易文言文良之為善書傳通訓也元良

俱善而雙舉之者言其剝喪善中之善為害大也

以諫輔紂紂反殺之即比干是也上篇言焚炙忠

良與此經相類而復言此者以殺害人為惡之大

故重陳 謂已有天今叩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

謂暴無傷言紂所以罪過於桀厥監惟不遠在彼有主

其視紂罪與桀正義曰紂罪同辜言必誅之疏傳其視至誅之正義曰紂罪

過死合死之罪天其以予又民當除惡朕夢

協朕卜龍衣于休祥戎商必克言我夢與卜俱

誅紂必疏傳言我至占之正義曰夢者事之祥

克之占疏人之精爽先見者也吉凶或有其驗聖

王採而用之我卜伐紂得吉夢又戰勝禮記稱卜

筮不相襲襲者重合之義訓戎為兵夢卜俱合於

美是以兵誅紂必克之占也聖人逆知來物不假

夢卜言此以強軍人之意耳史記周本紀云武王

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太公

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骨云

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所作史

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交於太公非實事也疏

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平人也雖多疏傳平

不同正義曰昭二十四年左傳此文服虔杜預

以夷人為夷狄之人即如彼言惟云億兆夷人則

受率其旅若林即曾無華夏人矣故傳訓夷為平

平人為凡人言其智慮齊識見同人數雖多執心

用德不同心謂謀慮德謂用行智

識既齊各欲申意故心德不同也

予有亂臣十

人同心同德我治理之臣雖

疏傳我治至德同

正義曰釋詁云亂

治也故謂我治理之臣有十人也十人皆是上智

咸識周是躬非故人數雖少而心德同同佐武王

欲共滅紂也論語引此云予有亂臣十人而孔子

論之有一婦人焉則十人之內其是婦人故先

論之

論之

論之

論之

論之

儒鄭玄等皆以十人爲文母周公太公召  
公畢公榮公太顛宏夫散宜生南宮括也雖有周

親不如仁人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  
**疏**傳周至至

義曰詩毛傳亦以周爲至相傳爲此訓也武王三  
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於周但辭有激發旨

有抑揚欲明多惡不如少善故言紂  
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也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言天因民以視聽  
百姓有過在予

一人已能無惡于民民之  
**疏**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上云民之所惡天必誅之已今有善不爲民之所  
惡天必佑我令教化百姓若不教百姓使有罪過

實在我一人之身此百姓與下  
百姓懍懍皆謂天下衆民也今朕必往我武

尚十

十四

陳俊

揚侵于之疆揚舉也言我舉武  
取彼凶殘

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桀流毒天下湯黜其命

取之伐惡之道張設今朕至有光  
正義

比於湯又有光明日既與天下爲任則

當爲之除害今我必往伐紂我之武事惟於此舉

之侵紂之疆境取彼爲凶殘之惡者若得取而殺

之是我伐凶惡之事用張設矣湯惟放逐我能擒

取是比於湯又益有光明傳揚舉至伐之  
正義曰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

揚是揚舉義同故揚爲舉也於時猶在河朔將欲  
行適商都言我舉武事侵入紂之郊疆往代之也  
春秋之例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此實伐也言往侵  
者侵是入之意非如易曰哉夫子固或無畏寧執  
春秋之例無鐘鼓也

非敵

勗勉也。夫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克矣。

**疏**

勗哉至非敵。

正義曰：取得紂則功多於湯，宜勉力哉。夫子將士等呼將士令勉力也，以兵伐人當臨事而懼，汝將

士等無敢有無畏輕敵之心，寧執守似前人之強非己能敵之志，以伐之如是乃可克矣。傳勗勉

至克矣。正義曰：勗勉釋詰文，呼將士而誓之，知夫子是將士也。老子云：禍莫大於輕敵，故令將士

無敢有無畏之心，令其必以前敵為可畏也。論語稱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子曰：必也臨事而

懼，令軍士等不欲發意輕前，人寧執非敵之志，恐彼強多非我能敵，執此志以伐之，則當克矣。百

姓懍懍若崩厥角

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

**疏**

傳言民至容頭。正義曰：懍懍是怖懼之意，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其志懍懍然，以畜獸為喻。民

之怖懼若似畜獸，崩摧其頭角，然無所容頭。顧氏云：常如人之欲崩其角也。言容頭無地，隱三年穀

梁傳曰：高曰崩，頭角之稱崩體之高也。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

惟克永世。汝同心，止功則能長世以安民。

### 泰誓下第三

周書

孔氏傳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是其戊午，明日師出，以律三申。

今之重難之義，衆士百夫長已上。傳是其至已上。正義曰：上篇既次，乃誓為文，稍詳。故言以師畢會，此篇最在其後，為文益詳。故言大巡六師，巡遶周徧大其事。

故稱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行通以六師為言，於時諸侯盡會其師，不啻六也。師出以律，易師卦初六

時諸侯盡會其師，不啻六也。師出以律，易師卦初六



父辭也律法也行師以法即誓勅賞勸是也禮成於三故為二篇之誓三度申重號令為重慎艱難之義也孫子兵法三令五申之此誓三篇亦為三令之事也牧誓王所呼者從上而下至百夫長而止知此眾士是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

道厥類惟彰

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言王所宜法則

義曰孝經云則天之明昭二十五年左傳云以象天明是治民之事皆法天之道天有尊卑之序人有上下之節三正五常皆在於天有其明道此天之明道其義類惟明言明自可效王者所宜法則之將言商王不法天道故先標二句於前其下乃述商王違天之事言其罪宜誅也

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輕狎五常之教侮慢不行大為

怠惰不敬

**疏**

傳輕狎至神明正義曰鄭玄謂語

天地神明注云狎慣忽之言慣見而忽之意與侮同傳因文重而分之五常即五典謂又義毋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法天明道為之輕狎五常之教侮慢而不遵行之是違天顯也訓荒為大大為怠惰不敬謂不敬天地神明也上篇云不事上帝神祇知此不敬天地神明也禮云毋不敬傳舉天地以言明每事皆不敬也

于天結怨于民

不敬天自絕之

斲朝涉之脛剖

賢人之心

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斲而視之牛于忠諫謂其心異於人剖而觀之

酷虐

**疏**

傳冬月至之甚正義曰釋器云魚白斲之甚

水之脛必有所由知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疑其骨髓有異斲而視之其事或當有所出也

躬本紀云微子既去比干曰為人目者不得以死爭乃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是紂謂比干心異於人剖而觀之言酷虐之甚作威殺戮毒痛四

**海**痛病也言疏傳痛病至及遠正義曰痛病釋

云病四海者言疏害所及者遠也疏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回邪也姦

尊信之可法以疏屏棄典刑囚奴正士屏棄常法

安者反放退之疏子正諫而疏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

以為囚奴疏悅婦人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惡

日不修謂不歸治也不享謂不祭祀也與上篇不疏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其事一也重言之

尚十

十一

徐章

耳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謂過度工巧上帝弗

者大同但技探人身巧指器物為異耳上帝弗

順祝降時喪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

疏傳祝斷正義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孜孜勸古人有言曰撫

我則后虐我則讎武王述古言以明獨夫受洪

惟作威乃汝世讎言獨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殺

可不疏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立德務滋長去惡務

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言欲行除

盡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迪進也殺

毅登成也成疏傳迪進至之功正義曰迪進登

汝君之功成皆釋詁文殺敵為果致果為登

宣二年左傳文果謂果敢毅謂強決能殺敵人謂

之為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是名為毅

言能強決以立功皆言其心不猶豫也功多有厚

軍法以殺敵為上故勸令果毅成功也

賞不迪有顯戮賞以勸之戮以威之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

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稱父以感眾也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周

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言文王德大故受眾方之予

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推功於父言文王無罪於天下故天祐之

人盡其用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長若

克我非我父罪疏傳若紂至之致正義曰言克

我之無善之致疏受乃是文王之功若受克予非

是文王之罪而言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者其

意言勝非我功敗非父咎崇孝罪已以求眾心耳

牧誓第四 周書 孔氏傳

武王戎車三百兩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

舉全虎賁三百人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與受戰于

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牧野作牧誓至牧地武王至牧誓正義

三百兩虎賁之士三百人與受戰於商郊牧地之

野將戰之時王設言以誓眾史叙其事作牧誓之

傳兵車至全數正義曰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數同王於誓時所呼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即是百夫之長一人而乘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數車之法一車謂之一兩詩云百兩迓之是車稱兩也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為兩猶履有兩隻亦稱為兩詩云葛屨三兩即其類也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司馬法文也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凡二萬一千人計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人孔略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顧氏亦同此解孔既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為卒師是實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為正遂為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于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四井為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於臨敵對戰

尚十

十九

布陳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兩為卒左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有一卒左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緇葛杜注云車二十五乘為偏是車亦為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載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摠明三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實一車有百人既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百夫長故孔為此說傳勇士至天長正義曰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有虎士八百人是虎賁為勇士稱也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此虎賁必是軍內驍勇選而為之當時謂之虎賁樂記云虎賁之士說劍謂此也孔意虎賁即是經之百夫長

故云皆百時甲子昧爽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夫長也

**疏**傳是克至早旦正義曰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為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有不具史闕

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上篇戊午次于河朔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言有日無

月史意不為編次故不具也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曆推而知之也釋言云晦

冥也昧亦晦義故為冥也冥是夜爽是明夜而未明謂早旦之時蓋鷄鳴後也為下朝至發端朝即

昧爽時也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

陳甲子朝誓疏傳紂近至紂戰正義曰傳言在將與紂戰紂近郊三十里或當有所據也皇

甫謚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也言至于商郊牧野知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

詩云于牧之野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繼牧言野明是牧地而鄭玄云郊外曰野將戰于

郊故至牧野而誓案經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豈王行已至於郊乃復到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

不然之甚也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癸亥夜已布陳故甲子朝而誓衆將與紂戰故戒勅之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疏

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疏示有事於教逖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苦之

傳鉞以至苦之正義曰大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廣雅云鉞斧也斧稱黃鉞故知以

黃金飾斧也鉞以殺戮殺戮用右手用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其意言惟教軍人不誅殺也把旄何以白旄用王曰嗟我友邦白者取其易見也逖遠釋詐文

**冢君** 同志為友言治事三  
志同滅紂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卿司徒

主民司馬主兵司正義曰孔  
空主士指誓戰者疏以於時已稱王而有六師亦

應已置六卿今呼治事惟三卿者司徒主民治徒  
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

壘壁以營軍是指誓戰者故不及太宰太宗司寇  
也其時六卿具否不可得知但據此三卿為說耳

此御事之文指三卿而亞旅師氏 亞次旅眾也眾  
說是不通於亞旅已下大夫其位次卿

師氏大夫官疏傳亞次至門者正義曰亞次釋  
以兵守門者疏言文旅眾釋詁文此及左傳皆卿

下言亞旅知是大夫其位次卿而數眾故以亞次  
名之謂諸是四命之大夫在軍有職事者也師氏

亦大夫其官掌以兵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周  
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

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玄云 千夫長  
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官

**百夫長** 師帥疏傳師帥卒帥正義曰周禮二  
卒帥疏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

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孔以師雖二千五百人舉  
全數亦得為千夫長長與帥其義同是千夫長亦

可以稱帥故以千夫長為師帥百夫長為卒帥王  
肅云師長卒長意與孔同順經文而稱長耳鄭玄

以為師帥旅帥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八  
也與孔不同

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叟髳疏傳  
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疏八

國至之南正義曰九州之外四夷大名則東夷  
西戎南蠻北狄其在當方或南有戎而西有夷此

八國並非華夏故大判言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  
者國名也此八國皆西南夷也文王國在於西故

西南夷先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然可知。故孔不說，又退庸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西蜀，更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為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生，是蜀都分爲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身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十六年左傳稱庸與百濮伐楚，遂滅庸，是庸濮在江漢之南。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稱舉也。戈，稱舉至干楯。正義曰：稱舉，釋言文方言載楚謂之子吳揚之間，謂之戈，是戈即戟也。考工記云：戈，秘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當。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者，即戟也。戟長短

雖異其形制，則同。此云舉戈，宜舉其長者，故以戈為戟也。方言又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為一也。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打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言，辰也。牝雞無言，辰也。

雞之晨惟家之索。

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則國亡。正義曰：禮記檀弓曰：吾

也。物散則盡，故索為盡也。牝雞，雌也。爾雅：飛曰雌，走曰牝。牝而此言牝雞者，毛詩左傳稱：雄狐是亦飛走通也。此以牝雞之鳴，喻婦人知外事故重。申喻意云：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家總貴賤為文言家，以對國耳。將陳紂用婦言，故舉此古人之語，紂直用婦言耳，非能奪其政舉此言。

者專用紂言賞罰由婦即是奪其政矣婦人不當知政是別外內之分若使賢如文母可以與助國

家則非牝紂之喻矣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紂已惑紂

**疏**傳姐已至用之正義曰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氏蘇氏以姐已女為姐已有寵而云殷本紀

云紂嬖于婦人愛姐已惟姐已之言是從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姐已姐已所舉言者貴之姐

已所憎者誅之為長夜飲姐已好之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姐已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

刑辟為炮烙之法姐已乃笑武王伐紂斬姐已昏棄曰頭懸之於小白旗上以為亡紂者此女也

**厥肆祀弗答**昏亂肆陳答當也亂棄其**疏**傳昏

鬼神正義曰昏闇者於事必亂故昏為亂也詩云肆筵設席肆者陳設之意毛傳亦以肆為陳也

對答相當之事故答為當也紂身昏亂棄其宜所陳設祭祀不復當享鬼神與上郊社不修宗廟不

享亦一也不事神祇惡之大者故泰誓及此三言之昏棄厥遺王父母

**弟不迪**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疏**傳王父

正義曰釋親云父之考為王父則王父是祖也紂無親祖可棄故為祖之昆弟棄其祖之昆弟則父

之昆弟亦棄之矣春秋之例母弟稱弟凡春秋稱弟皆是母弟也母弟謂同母之弟同母尚棄別生

者必棄矣舉尊親以見卑疎也遺亦棄也言紂之昏亂棄其所遺骨肉之親不接之以道經先言棄

祀棄親者鄭玄云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王以亡也乃惟四方之多罪

**逋逃是崇是長**言紂棄其賢臣而尊是信是

尚  
二十二  
无昌





衆能奔來降者兵法不誅降也役謂使用也如此不殺降人則所以使用我西土之義用義於彼令彼知我有義也王肅讀御爲禦言不禦能奔走者如般民欲奔走來降者無逆之奔走去者亦不禦止役爲也盡力以爲我西土與孔不同

于爾躬有戮

臨敵所安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

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

### 武成第五

周書

孔氏傳

武王伐般往伐歸獸

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之

地識其政事

記識般家政教善事以爲法

作武成

武功成文事修

**疏**

武王至武成正義曰武王之伐般也往則陳兵伐紂歸於牛馬爲獸記識般家美政善事而

尚十

二十五

宋仁

行用之史叙其事作武成

傳往誅至牧地

正義曰此序於經于征伐商是往伐也歸馬放牛是歸

獸也故傳引經以解之爾雅有釋獸釋畜畜獸形相類也在野自生爲獸人家養之爲畜歸馬放牛

不復乘用使之自生自死若野獸然故謂之獸獸以野澤爲家故言歸也傳記識至爲法正義

曰紂以昏亂而滅前世政有善者故訪問般家政教記識善事以爲治國之法經云列爵惟五分土

惟三武成文王受命有此疏武成正義曰此是也

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史叙伐般往反及諸侯大集爲王言發

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已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父祖之

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着三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巳下又是史叙往伐殺

紂之罪也既戊午巳下又是史叙往伐殺

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  
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荀偃禱河云  
無作神羞其官且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崩  
曠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王不敢愛  
彼二者於神羞之下皆更申己意此經無作神羞  
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且豕君百工  
初受周命主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說其  
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為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  
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殷勤誓衆既  
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  
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絕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  
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故  
孔稱五十八篇以外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  
在諸篇亦容脫錯但此篇首尾具足既取其文  
為之作傳恥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傳文  
正至克商正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之文

尚十

二六

也彼言武功謂始伐崇耳辨紂尚在其功未成  
功在於克商今武始成矣故以武成名篇以表誓  
王鄭云著武道至此而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此  
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越翼日癸巳王朝步  
月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

自周于征伐商翼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  
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

孟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其四月  
哉始也

始生明月三日乃偃武修文倒載干戈包以虎皮  
示不用行禮射設庠

序修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

下弗服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  
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蓬

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

事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

後郊自疏惟一至武成正義曰此歷叙伐紂往

近始疏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

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

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

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

渡河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

惟戊午三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

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

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

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只如生明其日當是辛

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日也越三日庚戌

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叙

其事見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曆志引武成篇云

惟一月之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

于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

國祀於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偽

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玄云武成

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偽武成也傳此本至死

魄正義曰將言武成遠本其始此本說始伐紂

時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此月

辛卯朔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

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

後明死而魄生律曆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

命云惟四月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

十六日為始生魄，是一日為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大劉以三日為始死魄。二日為旁死魄，旁死魄無事而記之者，與下日為發端猶今之將言日必先言朔也。傳翼明至孟津，正義曰：翼明釋言文，釋言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彼相對為名耳。散則可以通，故步為行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之宜也。詩云：于三十里，毛傳云：師行三十里，蓋言其大法耳。傳其四至互言，正義曰：其四月此伐商之四月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為十六日，則哉生明為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而魄死明生，互言耳。傳倒載至文教，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車甲鬻而藏之府庫，制載干戈，包之以虎皮。

尚十

二六

形中

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左射，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是偃武修文之事。故傳引之郊射是禮射也。王制論四代學名云：虞謂之庠，夏謂之序，故言設庠序修文教也。傳山南至乘用，正義曰：釋山云：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李巡曰：山西暮乃見日，故曰夕陽；山東朝乃見日，故曰朝陽。陽以見日為名，故知山南曰陽。杜預云：桃林之塞，今弘農華陰縣潼關是也。是在華山東也。指其所往謂之歸，據我釋之，則云放。放牛歸馬，互言之耳。華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此是戰時牛馬故放之，以示天下不復乘用。易繫辭云：服牛乘馬，服乘俱是用義。故以服摠牛馬。傳四月至執事，正義曰：以四月之字，隔文已多，故言四月丁未，此以成功設祭，明其徧告羣祖。知告后稷以下，后稷則始祖，以下容毀廟也。天子七廟，故云文考文王以上七。

之祖見是周廟皆祭之故經傳云周廟也駿大釋  
詁文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略舉邦國在諸  
侯服故云甸侯衛其言不次詩頌云駿奔走在廟  
故云皆大奔走於廟執事也越三日庚戌正  
義曰召誥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為三日此從  
丁未數之則為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文自異或此  
三當為四由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

于周

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一統  
與百官受政命於周明一統

義曰月以望虧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為多通率  
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  
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于周  
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  
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  
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以其受命在祀廟前

尚十

二十九

十一

矣矣官探其時曰先言告也既訖然後却受  
命故文在下耳諸侯與百官舊有未屬周者今皆  
受政命於周於此時始天下統一統也顧氏以既生  
魄謂庚戌已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  
皆為生魄但不知王若曰嗚呼羣后順其祖業歎  
庚戌之後幾日耳

王若曰嗚呼羣后

順其祖業歎  
美之以告諸

惟先王建邦啓土

謂后稷也尊  
祖故稱先王  
疏傳謂后至先  
正義曰

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非王尊  
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  
王不窋韋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為  
玄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后稷始封於邰故言建

邦啓公劉克篤前烈

后稷曾孫公劉  
名能厚先人之業  
疏傳后

之業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  
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為后稷曾孫也本紀

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之類知公是爵躬時未諱故稱劉名先公多矣獨三人稱公當時之意耳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徒而歸保焉周道之興自此之後是能厚先人之業也

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大王修德以翦

齊商人始王業之肇迹王疏傳大王至王家正義曰詩云后稷之孫

李纘統其業乃勤立王家疏實惟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大王翦齊商人始王業之兆迹也周本紀云王季修古公之道諸

侯順之是能纘統大王之業勤立王家之基本也我文考文王克成厥

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言我文德之父能成其王功大當天命以

撫紱四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言天下諸侯

者德是文疏大邦至其疏正義曰大邦力是

主威德之大疏拒敵故言畏其力小邦必畏矣小

邦或被棄遺故言懷其德大疏惟九年大統未集

言諸侯歸之九年疏傳言諸至未就正義曰文

而卒故大業未就疏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

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

是己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

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於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為予小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

子其承厥志言承文王本意底商之罪告于皇天

后土所過名山大川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后土社也名山華岳大川河

**疏**傳致商至川河 正義曰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欲將伐紂告天乃發故文在所過之上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是也僖十五年前傳云戴星天而復后土彼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周禮太祝云王過大山山川則曰惟有道用事焉鄭云用事用祭事告行也

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告天社山川之辭大正以

**疏**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 正義曰自稱有之也 疏 道者聖人至公為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已 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諡諸侯自稱之辭云也 尚十

侯其少事曰曾孫其侯其 疏 一年左傳崩贖禮 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已承藉上祖奠享之意

商王受無道 無道 暴殄天物室虐烝民

暴絕天物言逆天也 疏 暴殄至烝民 正義曰天害民所以為無道 天物語闕人在其間以人為貴故別言害民則天物之言除人為天下通外普謂天下百物鳥獸草木皆暴絕之 為天下通

逃主萃淵藪 通云也 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

**疏**傳通云至大茲 正義曰通亦逃也故以為亡罪人逃亡而紂為魁主魁首也言受用逃

二者與之為魁首為主人萃訓聚也言若蟲獸入窟故云窟聚水深謂之淵藏物謂之府史游急就篇云司農少府國之淵淵府類故言淵府水鍾謂之澤無水則名數數澤大同故言數澤萃淵數三



者各為物室言紂與亡人為主亡人歸之若蟲之窟聚魚歸淵府獸集數澤言紂為大茲也據傳意主字下讀為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數集而歸之與孔異也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

略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華夏蠻貊

罔不率俾恭天成命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

奉天疏傳冕服至成命正義曰冕服采章對成命被髮左衽則為有光華也釋詁云夏大

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言蠻貊則戎夷可知王言華夏及四夷皆相率而涼已使奉天成命

欲其共肆予東征綏厥土女此謂十一年惟

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言東國一也

帛奉迎道次明我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周王為之除害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

兆民無作神羞神庶幾助我渡民既成午

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自

三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甲子昧爽受

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旅眾也如林言盛多會逆距戰罔

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

**定** 衣服也一著戎服而滅紂乃反商政政由

**舊** 反紂惡政用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

**容問** 皆武王反紂政囚奴徒隸封益其土商

傳皆武至禮賢 正義曰紂囚其人而放釋之紂

殺其身而增封其墓紂退其人而式其門閭皆是

武王反紂政也下句散其財粟亦是反紂於此須

有所解因言之耳上篇云囚奴正上論語云箕子

為之奴是紂囚之又為奴役之周禮司屬職云其

奴男子入于罪隸鄭眾云為之奴者繫於罪隸之

官是囚為奴以徒隸役之也商容賢人之姓名紂

所貶退處於私室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

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說文云閭族居

也則式王過也閭而式之也此內有貧人式之

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

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

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

敵將眾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

眾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

乃反商政政由

比干墓式商

益其土商

而放釋之紂

亦是反紂於此須

論語云箕子

為之奴是紂囚之又為奴役之周禮司屬職云其

奴男子入于罪隸鄭眾云為之奴者繫於罪隸之

官是囚為奴以徒隸役之也商容賢人之姓名紂

所貶退處於私室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

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說文云閭族居

也則式王過也閭而式之也此內有貧人式之

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

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

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

敵將眾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

眾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

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

言與眾同心動有成功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

皆武王反紂政囚奴徒隸封益其土商

正義曰紂囚其人而放釋之紂

殺其身而增封其墓紂退其人而式其門閭皆是

武王反紂政也下句散其財粟亦是反紂於此須

有所解因言之耳上篇云囚奴正上論語云箕子

為之奴是紂囚之又為奴役之周禮司屬職云其

奴男子入于罪隸鄭眾云為之奴者繫於罪隸之

官是囚為奴以徒隸役之也商容賢人之姓名紂

所貶退處於私室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

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說文云閭族居

也則式王過也閭而式之也此內有貧人式之

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

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

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

敵將眾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

眾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

**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紂所積之府倉皆

正義曰藏財為府藏粟為倉故

言紂所積之府倉也名曰鹿臺鉅橋則其義未

乃反商政政由

比干墓式商

益其土商

而放釋之紂

亦是反紂於此須

論語云箕子

為之奴是紂囚之又為奴役之周禮司屬職云其

奴男子入于罪隸鄭眾云為之奴者繫於罪隸之

官是囚為奴以徒隸役之也商容賢人之姓名紂

所貶退處於私室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

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說文云閭族居

也則式王過也閭而式之也此內有貧人式之

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

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

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

敵將眾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

眾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

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

商容之間命闕天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也然則武王親式商容之間又表之也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則容物多矣此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為主耳周禮有泉府之官周語稱景王鑄大錢是周時已名泉為錢也

# 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施舍已債救乏調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

皆悅仁疏傳施舍至服德正義曰傳成十八服德

起師已責救之定五年歸粟於蔡以調急矜無資也杜預以為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上逋責也皆

是恤民之事故傳引之以證大賚所謂周有大賚論語文孔安國解堯曰之篇有二帝三王之故事周

有大賚正指此事故言所謂也悅是歡喜服謂聽從也則悅見義則服故下旨悅仁服德也

三世制云王命封墓釋曰鹿臺之珠玉死傾宮之女於諸侯殷民咸喜曰王之於仁人也死

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間况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

藉之乎王之於色也見在者猶歸其父母况其復徵之乎是悅服之事也

即所識政事而法之分土惟三列地封國公侯方

爵五等公侯伯子男疏傳列地至三品正義曰爵五等地

男五十里疏三品武王於此既從殷法未知周公制禮亦然以否孟子曰北宮錡問於孟子曰周之

班爵祿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略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漢書地理志亦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

為然包咸注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

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為說耳鄭玄之徒以為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建官惟賢立官以官賢才位

事惟能居位理事重民五教所重在民及必任能事

重民五教正義曰此重摠下五事民與五教食喪祭也五教所以教民故與民同句下句食與喪

祭三者各為一事相類而別故以惟目之言此皆聖王所重也論語云所重民食喪祭以論語即是

此事而彼無五教錄惟食喪祭民以食為命喪禮篤事親愛祭祀論語者自略之耳

崇孝養皆聖王所重惇信明義使天下厚行宗德報信類忠義

工有以尊以賈垂拱而天下治言武王所行皆是所任得人故

垂拱而垂拱而天下治正義曰說文云拱斂天下治手也垂拱而天下治謂所任得人皆

稱職手無所營下垂其拱故美其垂拱而天下治也

# 尚書注疏卷第十

